

## 迷人的下泉

下泉,单听地名就令人神往了。在这个炎炎夏日,去访下泉——古树、村落、泉水、高山、峡谷……感觉这次去下泉就是去对了。曾有文友写道“下泉,我那眼缝一样的故乡”,那是一双怎样的明眸啊。

初听“下泉”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三源人口最少,下泉经济最穷”,这是当时对通山县两个乡镇的概括。我的家乡就在富水湖边,可以仰望远看到那高高的白岩石,白岩石就隶属于下泉,下泉就在白岩石脚下。

白岩石在东南雄峻高耸,十甲尖立于北侧,把富水湖引入富池口。下泉就在两山夹缝位置形成“盆地”。楠竹、松杉、槠树、油茶、大理石、煤炭等资源丰富……这就是下泉的画像。

以前去下泉,要么就是翻山越岭羊肠小道地去。要么,就是从慈口码头坐船去,下泉乡的大多乡村分布在富水湖的垄垄汊汊中,从空中看下泉是亮晃晃的一弯富水湖伴绕着山峰间的画卷。后来有了马路,我从富有多远地弯去,一路摇摇晃晃胆颤心惊,因路况太差,耗时费力,险象丛生。一条路破破烂烂修修补补,十几年前下泉公路问题还登上了市报,引发了大讨论。雨天下泉人进城,老远就自己大喊快让快让快让——“泥巴狗”来了……

多年前,从县报读到了下泉专版,印象最深的是出了一副上联悬奖征下联,上联云:“下泉涌三泉泉流富水”。据说收到应征联五六百条,但没有中意的绝对子。下泉、

富水皆地名,又含有双关意义,还真的很难对出。从对联中也不难感受到了当时乡政府带领下泉人民攻坚克难脱贫致富的精神和成效。

下泉顾名思义以泉驰名,尤其是征联中提到的三泉。哪三泉?沿着“眼缝一样的故乡”走向依次有上、中、下三大泉水,沿着下泉乡村信步慢走,就感觉耳边叮咚的泉水从未绝响过。这里的泉水冬暖夏凉。在山边处小溪旁,一座亭屋下有做好的水泥洗衣处,亭下阴凉处是泉溪汩汩的流动,发出悦耳的声音。烈日正当空,蓝天凝白云,来此采风的红男绿女们纷纷扑向溪流,大家一边玩水一边高声尖叫,触摸着那迷人的清泉,犹如回到了孩童。

掬起一捧清泉水,甘甜可口啊,立马解暑止渴。把手脚伸进泉水里,一股冰凉浸入全身啊,周遭每寸肌肤每个毛孔舒展开来……洗掉了尘心,忘掉了喧嚣,忘却了烦扰,恍惚间逆流回到了远古。

沿着泉溪远去,看到了两棵硕大的枫杨古树。两树在溪水两岸彼此呼应,像情侣亲密,构成永恒的风景。古老的虬枝,茂密的华盖,把浓绿的凉荫倾泻下来,把飒飒凉风引过来,方圆几百米都是凉爽的。古树周围是碧绿的稻田和颤动的玉米地,一种庄稼的甜味儿四处弥漫。大家在树下纷纷摆造型留影,情不自禁地发表内心的言说,连平日不苟言笑的木讷之人也放开了喉咙。

在楼下湾孔奇旧居流连了很久。这是一处古民居,斑驳的墙体,翘起的飞檐,墙垛

■徐大发(通山)

上生有野草。正门顶上题有“山尼毓秀”四字,左右横排几家连体古屋,皆青砖黛瓦,石门石窗,仰望去给人以一片古老苍穹的况味。进去看到的是木制雕花楼房,古色古香。正房大都荒芜,地面墙体长有绿苔,一些物件农具杂乱地放置在那里,静默地述说着故事……

在最左边的横屋里,居然有人居住。主人不在,炉火冒着青烟,锣罐上有煮熟的食物,随意散放的农家生活物件,满屋的人间烟火味儿。天井上方一束强光打下来,老屋被涂满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画家孔奇就是从这古屋走出去的,他享受着国务院津贴,作品载入中小学课本和大学教材。下泉,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从这里走出诸多的名医名伶、画家作家。还有一大拨在外的经济弄潮儿,他们的丰碑被象征在古村落里,沿途是一些创造性风景,彰显着实力。下泉为什么出人才?走近下泉,触摸下泉,品味下泉,一路走来,仿佛明白了许多,找到了答案。

听当地老人讲,以前的下泉,最早居住多是茅草屋,后来是泥砖土墙房,现在看到的几乎全是漂亮的楼房。沿着富水湖南岸路去下泉,驱车从大畈山口村进入居然只要半个多小时就抵达了下泉。以前走老路要走两三个小时,抵达时人就晕乎乎的散了架。这次去,感受的全是爽劲儿。

下泉,“眼缝一样的故乡”睁开了迷人的明眸。

## 包坨香满天

■朱丽平(通山)

如今我家吃包坨,有些像酒徒吃酒。每逢佳节,或有朋自远方来,或闲遐无事,只要嘴巴一馋,皆是由头。

然而物质匮乏年代,包坨在我家是不到除夕不见踪迹的。它同喂养到腊月二十才肯屠宰的牲猪,红红火火的春联,大年夜恣肆烧旺的炉火前呼后应,踩着细碎的脚步闯进门来,颇具仪式感。

一只包坨的好赖与口感如何,关键在于猪肉的口感和制作坨皮的薯粉。儿时我对母亲养的猪没有好感,往往是猪在圈内发出胡吃海喝般畅快的“嘡嘡”声,母亲才想起孩子的裤腰带紧了又紧。天黑了,妹妹失去等饭的耐心,困极,饿极,因而老在半梦半醒中进食。母亲把她放在靠背椅上,一勺勺往小嘴里送,故意逗弄,汤勺不时偏向两边嘴角,妹妹的脸就拼命往两边侧歪,明明挨着了,母亲有意将汤勺移开。母亲的行为让她重心失衡又有些惊慌,努力撑开眼皮想看一究竟,终是无力地闭合,嘴巴还在有一下没一下地咀嚼。

每天睁眼醒来,母亲给我的总是一个躬身的背影。剁薯藤,扯猪草,挖菜地,再不就在灶台上捣弄猪食。她仿佛是一匹以猪为轴心不断旋转的木马。在我精浅的认知里,一头猪的地位永远高过任何家庭成员。嫉妒、烦闷、苦恼犹如佐料掺进童年的一日三餐。年里,外公把牲猪宰好,用新鲜粽叶仔细串挂,刚刚摆上屠案的鲜肉哪块留给外婆,哪些腌制腊肉,哪块用来解救孩子心头之渴,母亲从不混淆。眼前一摊猪肉,让许久不笑的母亲脸上爬满灿烂,她显然对一年来辛苦劳作取得的成果满意。在她的好心情下我们得到实惠,多日不知肉味的味蕾舒缓开来,生活突然赛似神仙似的美滋滋。

母亲千瓢溜万瓢糠地喂,猪肉口感无可挑剔。如今就薯粉来说,十元一斤随时可以买到质量超好的,而在故乡东港,一只普通的红薯是来之不易的。

由于光照期短,地气潮湿,一块耕作了两年的山地,到第三年若再种红薯,表皮和内里被地虱蚀得百孔千疮。要想培植出供人裹腹的红薯,必须开垦新地。冬日的雨雪天气无法进林作业,父母就到早已割晒烧好的茅山开垦新地,以作来年栽插红薯之用。石磨般的芭茅根盘,盘根错节的树根,石头,蚁穴蜂窝,锄头磕碰什么就要解决什么。父亲撬一块顽石,太阳穴和手背青筋条条突起。母亲挖一通树根,脸颊通红,手掌也红,泥浆溅到裤腿又流到地上。收工了,地上深深浅浅的脚印,一个脚印一窝泥水。泥水在我眼里是父母恣意横行的汗水,歪斜的脚印是土地侧起耳朵在与父母窃窃私语。新地作了红薯的温床,风霜雨雪是它吮吸的乳汁,鸟语与花香为它日夜弹奏催眠神曲。嫩嫩的茎,沾上泥就生根,新叶、藤条蔓延,团团墨绿很快盖满整块地。红薯由根系长成卵状,直到拳头大,碗口大。一阵秋风扫过,随着父母吱嘎作响的扁担,沉沉地回了家。接下来,连续数日抢好天气打薯粉。蕴藉着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的薯粉,终于成了母亲做包坨的宝贝。

母亲做的包坨内馅要求鲜美,外皮讲究浑圆白亮。馅料各自比例多少,颗粒多大,母亲绝不含糊。那时包坨里的馅料品种较现在少。细数一下大概少了香菇、虾米、胡萝卜、姜米以及耗油、香油等,如今这几样食材在当时偏远的乡村,竟像人参鲍鱼一样难以寻觅。肥肉,瘦肉、油豆腐、花生米、笋干必不可少。母亲如做女红般耐心不厌其烦。切碎后的馅料装入容器,如在神龛前摆放供品一样小心翼翼。蒸芋头、揉粉等工序统筹安排,炒馅要炒到恰恰好,粉团要揉到不粘手。父亲在一旁端着书卷津津有味地翻动,只等母亲一声召唤,他便捋袖帮忙。

浑圆的包坨在锣罐里翻腾,满室清香漫漶。味蕾在汹涌,嘴角似有一泓清泉不由自主地流淌。撩人的感觉一直持续到包坨随着甜甜的肉粒扒拉进肚腹才算终结。一碗最多盛两个的包坨,年幼的弟弟一口气吃掉四五个。我那长期被萝卜青菜填充惯了的胃肠道,猛然被油星浸染,第二天稍稍哈气,喉咙满是适意的味道,如同茶杯里不断涌现亢奋的雪沫与乳花,几日消散不了。

这些年母亲包的包坨,个头比原来小,更加看重营养搭配。可是,我还是怀念贫年少时,与父母一起做包坨、吃包坨的那份温馨。

## 特别的奖项

前些日,我收到了市中心血站颁发的“无偿献血荣誉证书”,被授予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虽然没有一分钱的物质奖励,只有一张盖有国家卫健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卫生局三个鲜红印章的证书,但我还是倍感荣光与自豪,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坚持无偿献血者的爱心付出,才挽救或延续了一个个需要血液补充患者的生命健康。

生而为人,我们可以十分美好地规划未来,梦想明天,竞拼工作,享受生活;但谁也不能预知生命过程中哪一天不期而遇的风险意外,事故、灾难、疾病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个人、一个家庭根本就无法顶住扛起,更需要社会的力量、大家的帮助、爱心的传递来支撑与战胜。

记得我第一次献血是在边疆军营,听说是地方血库告急,向部队求援,急需O型血。那时的我们二十啷当,正值青春热血,

■黄军(温泉)

身体健壮,连队首长简短动员后,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献血队伍,撸起袖筒就让抽走了300毫升的血液。救人紧急,集体献血,也没有发什么献血证,大家都沒有管那么多,一心想着民有呼应党有号召,我们军人首当其冲就行动。我猜测,因那时信息技术还很不发达,很难采集传输与共享公民信息,我们很多从农村或从学校参军入伍的都没有身份证件。军官证、士兵证也没有普发,探亲休假,都是凭部队发放的特别通行证购票、住宿与流动,直至2000年才进行军人身份编码采集工作。所以,我估计那之前部队组织的类似献血任务就很难查到记载与记录了。

2009年回家乡的某一天逛街,适逢流动采血车在街头进行义务献血宣传,我再一次钻进了流动车厢,坐到了医务人员的对面,填写了个人信息;经简短问询、量压与验血后,抽取了300毫升的血液。自此以后,我就坚持一年献血一次,自觉履行公民义

务,也觉得是身为党员的责任,不觉就坚持了十二年。

近几年,随着电子信息的迅猛发展,也不再需要发放纸质献血证了,上网输入个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就能查到自动生成的电子献血证。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坚信,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莫以善小而不为的中华传统价值取向不会改变;不管信息技术如何发达,人与人间的情感交流、爱心传递亦无可替代。只要我的身体健康允许,只要我的血液合格,依然会坚持在无偿献血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阮中南(温泉)

后悔,还有担心,担心被别人买走了。

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再到那家地摊去,那怕涨价到30元40元也把它拿下。万幸,那个地摊还在,这本书也还在。我又问价,那个老板又上下打量我,又盯着我看,说:“10元。”我一喜,半价。老板把收款二维码持到我面前,我一惊,他的左手掌残缺不全。付款之后,看到他用残疾的手整理那些破破烂烂的小商品,我心里一紧,一个残疾人铺一张破油布摆个地摊谋生多不容易!他知道我渴望这本书,不惜降价成人之美,这是一种纯粹的善良。而我,却在书费上与他斤斤计较,这心里就像打翻了的调料瓶,五味杂陈。

这虽然是件小事,也过去了很长时间,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为了赎救和更新,也是受那个残疾人的启发、感染,从此,但凡遇到农村小孩卖鸡蛋凑书本费、老人家卖菜攒生活费、残疾人卖小商品积攒医疗费的,抑或那些肩挑手提拖板车做点小生意的弱势群体,并非刻意,确实需要,我决不计较秤杆的高低,决不讨价还价。这样做,我的心里就稍微宽慰些。

## 淘书的故事

近几年,为了充电,我赴武汉三镇四处奔波,在旧书坊二手货市场淘了三四百本古旧书籍。在这些书籍中有一本书格外显眼,一看到它,就想起购买这本书的曲折故事,就深感内疚、自责。

早年,家里有一本长篇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没有读,以后不知所终。去年,手机群里有人自豪地说,这本小说的作者金敬迈是老咸高的毕业生,“文革”期间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今年,在文友的案头,发现几近腐烂的这本小说。文友随口说,除了“欧阳海”这个名字是真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化名。这本小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时火遍大江南北,郭沫若题写书名,印刷远超1500万册。这些再次激起我强烈的愿望,淘一本来看一读。

有了这个愿望,在淘书的过程中,我就时时处处留意。其实,许多二手旧书店都有这本小说,只是书的品相略好于我那位文友的、或者差不多。我想要品相质量更好的,方便阅读,读过之后可以收藏,或者留给后人,或者出售都行,不要读过之后就散架的那种。

按照这个标准,在旧书市场还真不容易找。我有时也想降低标准,凑合凑合,又心有不甘,戚戚焉。就这样犹犹豫豫好一阵子,一直未寻见到心仪的。有些事就是巧,“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偶然路过一个古玩市场,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摊上,竟意外发现一本崭新的旧书《欧阳海之歌》,整本书闪烁着簇新的光芒,没有一丝阅读过的痕迹;1980年印刷,距今40余年,保存如此完好实属罕见。这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小心翼翼捧起,抑制内心的喜悦,问老板:“多少钱?”“20”老板上下打量我,又盯着我看。我“啊”了一声,说贵了,又把书放回原处。

这书有点贵。武汉三镇几乎所有旧书店我都跑遍了,除八一路武大左近两家旧书店,有点做收藏的意思,旧书比新书贵而外,其余旧书店一般3元5元一本,顶多10元,还有过秤称的4元或6元一斤,那就更便宜了。也许是大脑短路,一时转不过弯来,竟稀里糊涂的放弃了。刚登上返程的车就后悔了,缺20元钱吗?什么地方不用? 寻寻觅觅,跑了那么多的路,何苦来? 其实,不仅是

浑圆的包坨在锣罐里翻腾,满室清香漫漶。味蕾在汹涌,嘴角似有一泓清泉不由自主地流淌。撩人的感觉一直持续到包坨随着甜甜的肉粒扒拉进肚腹才算终结。一碗最多盛两个的包坨,年幼的弟弟一口气吃掉四五个。我那长期被萝卜青菜填充惯了的胃肠道,猛然被油星浸染,第二天稍稍哈气,喉咙满是适意的味道,如同茶杯里不断涌现亢奋的雪沫与乳花,几日消散不了。

这些年母亲包的包坨,个头比原来小,更加看重营养搭配。可是,我还是怀念贫年少时,与父母一起做包坨、吃包坨的那份温馨。